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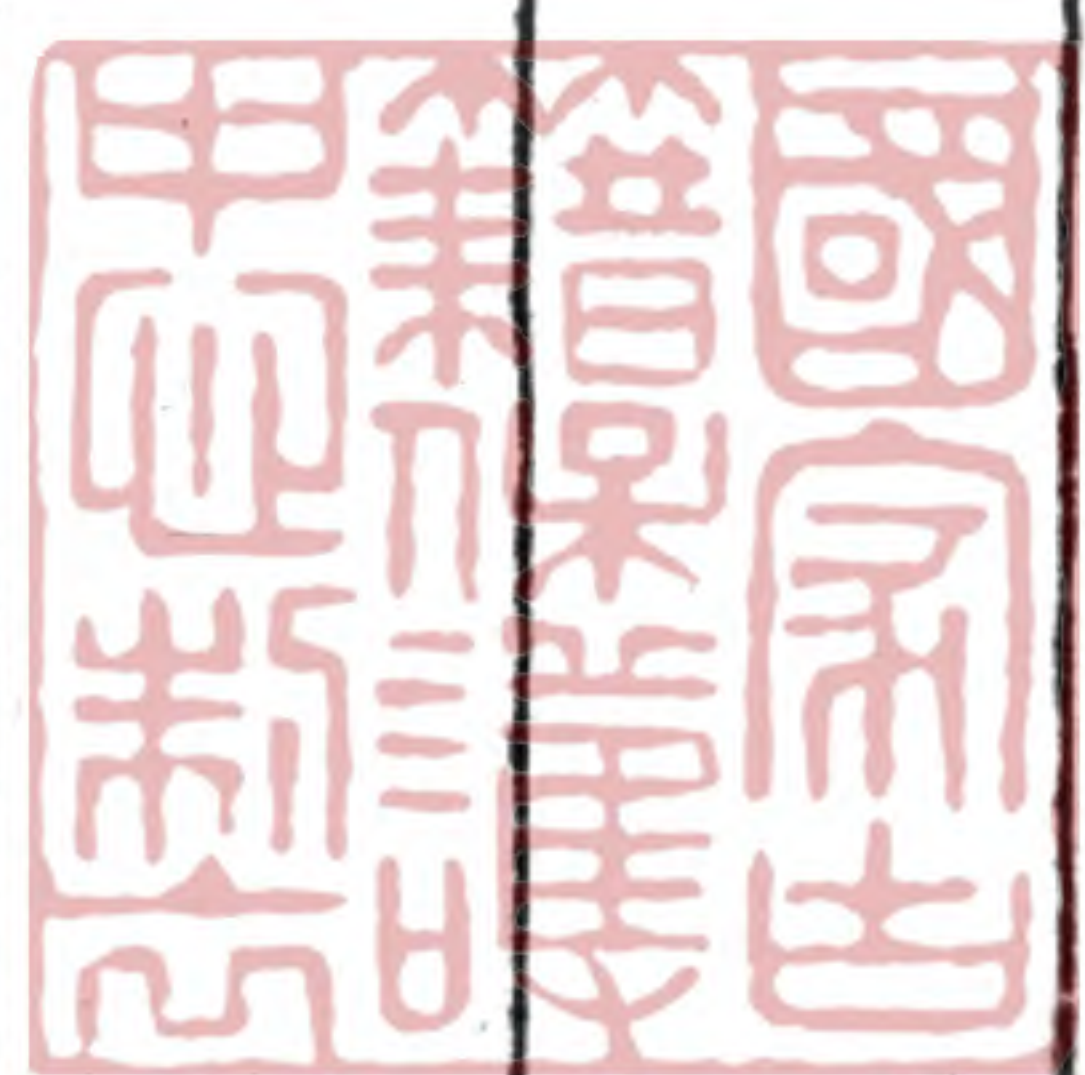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八

墓志銘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



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邁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

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去城府者視之一映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餼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旣篤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

依有名其說者卽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覲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

昔有餞女者曰慎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

君諱任從氏字子重先楚承天人國初徙太平之繁昌逮洞峯公旦且七世而生君君少以縣諸生

入太學久次選江西按察司照磨二年晉湖廣黃州府經歷未幾中讒者以原官報罷歸七年萬曆丙戌九月十四日君卒距生嘉靖庚辰正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劉氏子正思正懋女二嫁太學生管一鵬李爵君弟太學生仕以明年正月八日葬君冲天井之原而率其兩子丐余銘先是隆慶丁卯仕從余學君始與余交嗣後投分日密無歲不過從談笑然自通籍至罷歸數年不聞問知其病也余方嘆息昨乙酉襍被攜兩僮奴見過

覩其貌不覺愕眙久之驚定相問勞如平生悲喜交集也君身長八尺望之偉然神氣謾謾至是鬢毛雪白齒落而神耗矣又苦血疾一吐或一升不止余心怛色奪君猶欲登泰山抵薊門晤少司寇耿在倫先生而還余力止之留一月歸繁昌濱行期歲一再過余曰君苦多疾羈旅非調攝地也君笑曰吾非朋輩食不下口安能齷齪對妻子終老鄉間乎余又嘆君之形憊而志在也嗚呼孰知君竟止此哉君少負奇氣陋博士業不中用又視里

人無可意者其遊太學意以徧交世名士廣見聞也性嗜書奇編奧帙不惜重貲購之至節縮裘飪以足其好天官律歷戰陳醫藥太乙奇門遁甲六壬皆探得其要異以其學待用不錄錄止也而世竟無能用君者獨時從問六壬占休咎而已余嘗同君過潯陽薄暮傍舟相尾知爲盜也一舟皆驚君占之曰漏三刻下盜且去衆匡坐以待頃之盜果去如其時抵黃安諸生薄試期占者十七人君曰獨方民昭得入試然不能竟也耿子徔則辛未

登第其終場當有誤然得雋者亦終場後方耿皆如君卜以余所見卽嵩真隗炤不能絕也張用夏以計部郎謫知繁昌張甚患宵人敝風俗爬梳民瘼不得要領二三年間掎擊姦凶興除利敝井井矣邑人歡喜誦說君陰贊力請爲多退而默不以語人雖子弟莫知也胡別駕劉司理雅重君時以事咨君語不及私而贊成其美一如張公其爲照磨經歷無不殫心力然束于職不得施用罷官時聞劉中丞用兵嶺東西往訪之異一騁其奇時岑

谿賊蹇勢張甚中丞以屬君君單騎諭平之中丞大喜過望厚齎送以歸平生嚴事者耿先生其綰帶交者子庸兄弟夏仁夫王郡丞德孺周參議子敬鄒憲僉汝海居常問候往返不憚千里賢者親行者卹具餐授館至減產贍之不爲悔嗟乎若君者可不謂賢乎君心思挺出陳編宿說貫穿披剝而不以飾聲律資進取吏道敏給鈞深應猝投機立發而不以驚耳目博稜名明節良友追隨講解議論文墨之間宮動商應笙鏞錯陳也而不以干

權勢厚黨援若是而不謂之賢吾不信也君將歿子弟問所欲君曰無之第以銘文請若師吾願足耳噫君之望余深矣而愧余之不能副也姑撫平生大指刻于墓以記余之哀而慰其家人銘曰世道日喪士習卑卑繭足里門數米而炊君獨奮興翩翩豪舉脫穎一方結交千里學種行績業就其材就之甚難莫我肯培名疇中窾實迺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龍江之滸杜若空芬歲過有約拏音不聞連屋者書思玄有洞二物則存誰知余

所賞齊
卷二十八
六
慟

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畧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游驩然兄弟不啻也於乎余方賴君之余輔也而君遽去余也哉君歿且滿歲第期若朝將葬君蕪歲嶺之原而以狀屬余銘嗚乎余忍銘君日君病不能酬對而第匡坐

見余曰知己難嗚乎君知己余矣忍不銘君君先世武強縣人元季有德新者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徙和東華山北因家焉德新生鵬舉永樂朝以人才授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生春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配王而生君君性孝友年十三念封公拮据之難去博士業佐之日持籌無休時衆且易君少乃封公業隆隆起矣君日具滌灑順適封公而以其間結納賓客問遺造請以爲常歲丙寅君兩弟以余師

所賞齊 卷二十八
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
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
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是時君喜客益甚顧
門無俗士之駕座多賢人之屨矣京師士大夫淵
藪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者不可勝紀有名學道者
君朝至朝聞夕至夕造士當倥偬羈旅不廢講究
游從之適者以君爲之主也時周都峯先生倡學
奉常君特嚴事之而與余友張吏部用夏詹文學
孟仁李客部維明管僉憲登之所切劘者尤多賢

名藉甚居頃之補餘干縣主簿同志或唁之君曰
若薄餘干邪異日者以所聞微試之亦可不負吾
學矣簿職縣糧故事民不自輸而役人相蟠據爲
姦積逋滿六萬君單車詣村舍集父老子弟諭之
民始知前人侵漁多大不利已皆驩呼請自輸而
爲姦利者悉得罪去有奇羨或諷君報官希薦剡
君曰吾忍以膏血之餘自爲功邪卽分還其人罷
之縣當水衝郭外捍以大堤數十里而鄉薦紳多
負郭田堤壞輒役縣夫治蓋小民食其勞而鄉薦

紳有其利故積歲無功令憂之一以屬君君曰是易耳乃履畝出夫并爲部落法勒之不十日堤告成令乃大才君此兩者皆百世利也而下不悅於縣役上不悅於鄉薦紳而監司者常寄臧否於其口於是君以飛語去矣然君意以講於師友者試行之不爲宦達故奮焉而出於此君旣歸人意其稍衰沮君更以得縱意問學爲喜輒走楚稟學於耿先生君自丙寅脩身臨政脉脉以先生爲程至此始執贄稱弟子焉留數月學益進濱行以愛衆

親仁語相勗自此諸瑣細悉本此兩言族子故相讐族子死遺孤皇皇不能持門戶君曰衆且愛之況族子乎力左右之令就衣冠貧而穎異者資之成博士弟子不能婚者具六禮聘良家子室之蓋君接人温温而察乎賢不肖甚詳于善良貧弱撫卹尤至非獨學力亦天性也君本以積著發家乃聲色玩好讌遊之娛一不槩其心而第用之扶危振乏尊賢養老間非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邪昔子貢廢著粥財於齊魯之間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也然子貢結駟連騎卒成夫子之名亦何必褐衣蓬戶乃爲愉快乎哉故余有回之簞瓢而愧其樂君如賜之饒益而進于禮余不及君明矣豈嚮所謂解悟者爲蹈虛而質行者爲近實邪君諱朗子晦其字生嘉靖庚寅八月十九日終萬曆辛巳正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張繼吳子二爾升爾爲君自禮部儒士選鴻臚寺序班終縣主簿然君名起鴻臚時故稱者第曰鴻臚今因而不改所以志也銘曰

峩峩子晦玉立脩髯句傳賓設朝儀具瞻汎愛而親旣孝且友子學余銘千載不朽

方君西野暨配張氏合墓墓志銘

方君諱茂字子實其先山東濟南人洪武間諱鄭者爲滁州學教官靖難師起不得歸卜葬歷陽因家焉再傳而生偉偉生天俊天俊生德德生君君生長軀美須髯方頤豐凜望見者皆爲懽然幼勇敢多智畧讀科目書不就嘆曰嗟乎士無不見材安用此齷齪罷吾身爲去而操巨觥鬻鹽淮陽間

貲大起又督家僮種作城西南田歲積谷千百斛君環視其家日饒貧交疏昆弟輒散給之鄉民來稱貸亦時有縱舍子母錢不盡讐君不問也種作暇或怒馬出柳下立標習射以爲常君旣犖犖儔黨中又以貲雄於鄉州刺史廉其材可籠而用也拔爲陰陽典術則時時囁投之州濱江巨盜乘江流出沒君攝巡徼事因羣所部士練之州之人笑曰若卑卑耳安用此自勞乎君微應曰吾有以用此也亡何州獄囚破釜爲刃裂裳爲旗斬一獄卒

走刺史以下股栗莫知計所出急呼君君策之曰橫江者東采石姑孰西留京也今倭寇方熾上下戒嚴去則投虎口矣賊必奔梁山奪舟張帆望九江彭蠡遯耳乃令壯士前伏道傍已從後躡之果遇賊矢發斃一人又發又斃一人賊衆驚走遇所伏壯士前起射殺一人生得五人共俘獲八人餘賊奔左右欲奮兵追之君曰賊窮寇也且公等力罷少休矣因罷不追第飛報刺史益兵四捕之餘賊盡獲刺史大奇君上其事憲司鑄以金幣羊酒

君笑曰是足爲乃公奇耶君少思以其材馳騁當世困不得施用一混於酒以自豪蓋無夕不飲亦無飲不醉別業在臨湖門外常往遊其中或散步丘畝蔽長松哦小山招隱詞感慨激烈命酒獨酌曰吾其終老此野乎因自號西野翁以見志云平生好遊嘗七至神京三遊峯嶺兩登泰山最後語人曰吾年踰半百道裝已辦俟兒歸盡付家事老足一登紫霄峯不復下矣時君子守仁方業太學未還也一日中酒疾作竟卒嗚呼惜哉昔朱公挾

峯研之策以其五霸越滅強吳而用其二於積著譬之貯火於帷光燄閃爍不能自掩抑也君材試於積著種作者二試於捕斬亡叛者一乃其酣嬉淋漓長歌林樾踞天門觀日出絕叫瞪視其胸中之奇傍人不盡測也嗟乎世材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材可勝道哉君生正德丁丑九月十七日卒隆慶己巳八月八日年五十有三配張氏有賢行君以豪舉名而張劑以約斤斤務繩其子於規檢從余遊數年未見其一失色若足於人者稟母教

也君歿十七年張卒得年七十子一卽守仁娶劉氏繼金氏王氏女四嫁爲盧宦范瀾劉繼武王一聘妻孫二鬻覺以萬曆乙酉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和葬州西望舒門外四都祖塋之次守仁先是踰江泣請銘余重違其意且竊有感於君也強爲之銘銘曰

其材也信其伏也詘詘信冥冥理焉攸出望舒之東鬱鬱高岡同歸者妃于焉永藏

唐居士貢之墓志銘

居士耆浮屠法春秋八十有三卒葬安德門石子岡徐家凹八年所矣秀才張奎妻居士女孫萬曆甲申冬偕寮壻姚祖舜謝石徘徊丘壠間久之意其次厓啣於水相地山陽改厓之而丐余爲銘余嘉秀才之風誼而且有感於居士也爲敘而銘之居士南京龍江左衛人考源妣聶配施生子高卒無嗣女二爲沈資李胤妻女孫三以弘治甲寅六月十四日生萬曆丙子三月四日卒甲申十月七日葬銘曰

所賞齋 卷二十八
君名富字貢之生三歲爲孤兒幼自豎操羸奇致
萬金聚能施阿蘭若大修治牛頭巖燕子磯善世
門繖山湄遠朱方近幽栖金界地石作楣紺布殿
丹流墀三寶地生光輝齋萬僧予百裨飢者飽死
有歸其名聲動素緇古朱公散財時念厥始猶難
之況世人數米炊捐一錢死不爲視居士何恢恢
我爲銘詔來茲石可泐藏不移

封鴻臚寺序班登仕佐郎高翁暨配王氏合

葬墓志銘

代耿師作

余嘉靖間以御史督學陪都嘗簡郡縣士殊異者
羣之金陵翼有所就追還古聖賢之學和州高生
期以選至覩其容循循樸茂人也甲戌余去爲符
卿奉使命過和晤高翁與其季子朝時翁年七十
有七康強如六十許人其閨門雍睦卽之令人意
消也獨仲子朗方主簿餘干不及見明年躡躑擔
簦訪余於黃州意殷殷必爲善人君子者也蓋斯
時高氏孝弟之風聞四方而余目擊之與所聞語
合豈其質行厚於天者歟抑果成于學者然歟居

所賞齋 卷二十八
亡何聞餘干歿驚怛不已未幾期以兩老人銘文見屬回憶往時相晤語歷歷如昨余其能爲情哉則銘其可辭按狀翁諱春字一元先世直隸武強縣人勝國時德新爲西臺御史洪武庚戌奉詔居和州德新生鵬舉永樂中以人材授成都稅課司大使鵬舉生岩岩生友諒友諒生景曄景曄配趙生翁翁生六月而父歿產盡廢賴母氏茹荼存孤以至成立故終身感愴力行孝不怠起商游至擁高貲稱素封施及貧交疏昆弟乃其初期自力備

甘毳而已不自意饒也少以貧去學之姑蘇見市書者取戴記小學舟中讀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怒曰寡婦子何罪哉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之曰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自此一發齒曳足惟檢柙之歸一日同游者持之飲酒歌舞樂甚午夜忽寤曰我家有孀母忍以孤单嬉戲此因起罷去絕不復至同父兄爲族人所給求分異已復訟之官未入門病作翁聞亟扶歸親視湯藥兄感悔同居食者終其身聚族子

教之諄諄治生無本業者不能喪若婚者欲學而無資給者皆出貲佐之庚申歲大侵州民嗷嗷公捐米數百石以賑唐中丞應德旌其楣曰重義然平居饑者哺殍者藏待翁而濟者皆此類也翁讀書不多而時得捷會於言外嘗登京口望長江風濤洶涌嘆曰吾六月孤兒非母氏不至此柰何數以身乘此險乎且吾舟游吳越往返四十年而無蹉跌天幸也陳希夷語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處勿再往吾計自此決矣因買田城西以耕稼

自娛不復出日以教養子孫爲事諸子問學白下黃州間關跋涉翁聞其說未嘗不忻然樂也斯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歟洪範以攸好德與康寧富壽錯舉爲五福然始論建極錫福曰而康而色予攸好德則知建若錫其大歸在德而舍好德無五福也翁雖隱布衣而孝履敦篤門庭雍睦人第見其富壽康寧而知循其初者鮮矣此余之有感於高氏者也翁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六日年八十有四以子朗貴封鴻臚

序實齋 卷二十八
寺序班登仕佐郎配王氏有賢行公之孝謹能力
贊之後翁二十有四日卒年八十有二子四長玘
州學生先卒次朗卽鴻臚寺序班餘干縣主簿娶
吳氏生爾升爾爲次期貢士娶王氏繼王氏生爾
極次朝國子生娶班氏生爾積爾登爾積州學生
餘皆幼女二壻州人沈文炳王棟某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銘曰
疇不讀書而翁讀書無虛也疇不爲善而翁爲善
樂且也咨爾後人其無諉以慰翁于九原也

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

玄予諱光初姓金氏玄予字也爲人外若夷曠而
內行修飭不自點於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累數
十帙而不夸多於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數秋
豪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擾之
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於罪靡
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
少司寇吳君伯恒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
及玄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已又

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切已余又與玄予同婚朱氏爲寮壻數人之遊驩然如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玄予以丁卯舉維德以庚午舉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恒維德先後登進士余與玄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己丑余謬叨一第玄予猶抱璞不售知者嘆憤玄予自念先君一經授我生不能取升斗以養沒又不獲徼一命爲泉壤光顯親之謂何乃遂頰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玄予令奉新

年餘以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時時稱玄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闋赴部余語少宰令君操牛刀而蒞巖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玄予往而玄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玄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歷歷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玄予病急往視之則玄予歿矣余哭之哀尋與尚寶王君出其裝織細皆玄予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

有入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於同鄉醵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已尉及史胥僕隸從玄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計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人人哭盡哀者玄予操姦猾如束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余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亡何孤山立來奔扶棺歸將以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屬余志而銘之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飾簠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彊禦敢怨無辜以自標異而爲

名高令僚屬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劇矣玄予兩任百里之長迨歿而其廉見非以爲名也故治行平恕不爲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古所謂循良者非歟玄予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金陵國初諱善貞者徙吳葑門五傳而生銓爲君太父銓生斗配張繼史君父母也嘉靖癸丑徙金陵及玄予舉于鄉復奉父還吳君始配王氏蚤卒繼朱卽余室之女弟生子二長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娶華氏次山止娶卜氏君生戊戌某月某日卒

萬曆乙未正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嗟乎余從諸君游迨於今三十餘年耳癸巳余南還伯恒歿于家及余入朝而維德鼎卿之訃至今復哭君於旅舍蓋俛仰間而在亡離合之變如反覆手亦足知人世之爲幻而有生之不可常已然則余之爲感不獨游從姻婭之以也銘曰

維士之難不自爲材美矣玄予困於翼飛廉平有聞著於兩邑不究厥施而以長逝君身則逝遺澤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鹿園萬公墓志銘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勲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亡

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
命補應德之闕謂余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
公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
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充萬戶下
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
北伐改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斌生鍾授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
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晉明威將軍寧波
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

生禧禧生齡椿卽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畧世故家
貧以文史自娛斌迄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
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
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日數
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規
以義方公奉教唯謹居官畫出治事夜侍恭人盡
啟以日所爲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苦枕
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象晨昏出入必謁或他
往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

歸郡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
兒一人幸有女兄當甘苦共之每宦遊奉母就祿
家產所息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
撫兩孤兒教之相繼爲諸生嘗卜兆得佳地卽以
與弟曰使他日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
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
然何能頰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
學士珪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

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
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
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
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渠通
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狀靡不明習嘉靖庚
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
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
十三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
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

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

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

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鷗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顧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廢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

中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有識者聽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

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

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

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

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
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卽引去
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
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
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
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練磨得悟絕
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
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

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
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
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
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
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
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
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
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
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

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
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
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
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
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
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餽粥諸如建橋
賑饑類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鉞鉢
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
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

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九葬西湖仙芝嶺元配方氏督學侍
御誌女孫子二長謙甫貢士娶兵部尚書張公邦
奇女次卽達甫能世其學歷官廣州叅將娶禮部
侍郎黃公宗明女孫女二長歸杭州衛指揮吳懋
宣次歸郡諸生吳思道孫男一邦孚山東都指揮
使司僉事嗟乎公晰理窮微細入豪芒而臨陣出
奇有賁育不可奪之氣指揮三軍風走電擊不可
狎視而禪榻茶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

於物不留而暴尸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哲人崛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紆石畫旣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遇蘇門

擐甲揮戈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折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予敵寇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強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文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明故龍田包翁墓志銘

臨安包君見捷以萬曆己丑成進士其秋改翰林

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明年三月十有九日君父龍
田翁以疾終於家計至吉士君踊擗欲絕賴朋輩
寬譬之乃克徒跣以奔異謀於兄以某月某日葬
翁某山之原而翁世系行能卒葬則屬不佞某次
而銘之禮也翁先家淮西系出宋孝肅公後徙宣
城至關壽者以謫戍之溟包世爲溟人自此始關
壽生雄雄生政政生昊昊生潮配潭而生翁爲蒙
縣諸生若干年謝去鄉人推翁長者銘曰
維溟包氏自祖壽始閔姪不任輒代以戍迨潮五

世家問寢隆賑窮扶義實始生翁翁諱萬化春夫
其字少稟異姿拮据文事溟雲阻遼苦莫購書翁
手繕寫千卷以餘有文弗售衷乃不累名齋靜修
翼以見志事親色養怡其天年八十齊齒華髮連
翩族大以疏厥生榛棘捐貲佐難報怨以德曰能
耐辱不能辱人唾面自乾蓋以書紳有復其家鬻
金糴粟翁曰往哉黽勉以續兵興山菁轉餉趨起
翁不辭勞殫力以輸寡門外交交必端士人過耻
言言善則喜彈琴道故濁酒盤桓奉身儉薄施用

靡慳厚積於身以待令嗣有子成名翁乃卽世種而弗食天道謂何積善有慶所餘者多壽七十六二子女四伯曰聯捷見捷其次伯也績學敏有詞章次公奮飛館閣翱翔吐其華蕤配實之美將潤帝猶深閔卓煒本濟任國氏王若張謝訓樊源皆壻之良中外彬彬一出母李終惠且溫克相君子爰以庚寅困敦之月歸翁玄宮山之穴維翁靜篤不苟笑嬉隆親範後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長者顧語兩子道當爾也謂登上壽以覩封章

一疾莫瘳遐邇盡傷叫天天遙笑笑歸子晨星夜猿間關萬里有櫓有松鬱乎中丘誰其銘之太史弱侯

處士礪菴何公暨配董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公之葬已三十餘年孫湘潭令繇壬辰進士起家以父命手自追狀請志銘于余是孝子慈孫之志也按狀何之先占籍楚麻城徙蜀富順則自諱紹六者始紹六傳四世而有贈太僕公是爲公大父五世而有觀察公是爲公父配母羅安人以

弘治辛酉生公公生有異質五歲時太僕公坐之
膝上辟咄授古詩文千餘言輒成誦及就里塾師
受尚書輒能問奇發難師爲之遜席者再八歲從
觀察公之邑詰以禹貢四瀆支脉一一數對如披
水經無爽弱冠爲儀封王子衡公所賞識補博士
弟子員嗣是凡九應省試輒報罷投筆嘆曰以我
蚤夜唯是弗讀父書墮家聲之爲兢兢也潛心下
帷亦既不遺餘力顧將卒焉囊中不獲脫穎而出
命也夫則又安能必與命角而白首牖下喁喁作

苦爲繇是盡屏博士業覃精理學友人劉西峯氏
得邵子元會運世之學公從之盡其指授著先天
經世并曆理管闕數萬言自謂當與郭守敬齊驅
祖冲何承天以上不論也語具載集中德清蔡公
汝楠武陵蔣公信並陽明先生弟子先後按蜀亡
不加禮遇公者蔣辟主四賢書院不就蔡則下榻
三瀘之陽與語三晝夜而別毘陵唐中丞數相貽
書論弧矢圓筭測望橫立差法甚悉而趙文肅公
尤與爲石交每見相與揚扆道真推行歷數不覺

膝之自前而桑陰幾移矣縣大夫舉鄉射禮迫欲得公以爲重力辭不就曰陳人何德敢辱鉅典而抗禮邑長吏以煩多士僕僕乎公故不善病病數日輒不起其下世蓋嘉靖癸亥六月距生年六十有三歲僅登下壽惜也公天性孝友居觀察公喪哀毀幾不勝觀察公兄卒子落魄不能喪公爲殮葬觀察公有子五人最少二子以孽故私橐裝焉及觀察公歿或將不利于孽而發其裝公執不可父所愛則愛之其友二孽弟也亦猶之乎其友二

母弟也居家不問生產客至不能具酒截以草蔬飯客服一衫浣濯至數四游龍湖龍湖人聞公高誼爭納履奉卮酒爲壽又爭獻金幣乞公赫蹠則盡以散之峨眉青神道間窶人其不欲近利類如此與人羣居謔浪笑傲不少見言面僮奴供事左右數十年無見鞭笞者齋居擁書萬卷不以垂老故停披輟吟其好學蓋天性也配董孺人爲雲南司理孫觀察公性嚴急操諸子婦廩廩孺人以冢婦委曲承順爲諸姒先觀察公以爲賢姑羅安人

則更賢孺人日煦煦焉相得甚驩也公初工舉子業及後顯精理學不以家政分念則孺人內助之力爲多孺人先公四年生爲弘治丁巳歿嘉靖癸亥七月後公十有二日爾子四人承允承久承吉承憲允久憲並縣諸生憲早卒吉國子生爲公仲弟後孫九人允出者爲起泰縣諸生起升卽湘潭令起晉舉于鄉久出者爲起宗起寰起宏起晨起察曾孫十三人玄孫三人銘曰

古有國經孰先曆理三統以來疏密莫紀絕類離倫宋有邵子疇人莫寤謬踵譌傳胡公神授獨契先天二十五家自以無前譬之屠龍伎成莫以而彼疇人名爵有偉唯餘丘墳巴水瀾瀾聞孫日起公德未遙誰以歲差建議於朝書名國史日遠彌高我篆銘詩刻石以俟庶公令聞厥有終始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墓志銘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
苑公墓志銘

嗚呼余曷忍銘公哉曩公官留都遣其子若壻從
余兄伯賢先生游余時髮未燥也而公獎進之者
備至頃備員史局公子若壻時時相過從講舊好
蓋三十年如一日也則聞公春秋高矣而步履矯
健齒髮光好方以爲百歲不啻矣嗚呼孰謂其一

疾而遽辭人間世哉公子孝廉時蕃葦將以三月
廿有三日塋公祖塋之原先期以外弟孝廉劉君
狀丐余爲銘按狀公諱囿字公甫姓苑氏號沱溪
國初諱士成者自清苑徙寶坻縣之洛水沱村世
有隱德四傳而爲封翁章性剛毅有揮霍才家日
起配吳生三子公其長也自幼穎異不喜嬉戲大
父禮甚愛之嘗謂封翁曰此兒必克吾宗及受讀
封翁督之嚴公奉教惟謹弱冠起民間裒然首諸
生籍自是益肆力於學夜篝燈起讀以爲常督學

使者謝公邑侯武公孫公交口稱之庚子中順天
府鄉試癸丑登陳謹榜進士釋褐授鳳陽府推官
廉直不苛時倭寇勢張甚撫院檄兵往赴之兩將
後期法應斬公惜其才萬方救解卒能以功贖富
民吳若戚以註誤久繫諸理官知其枉無敢出一
言以明公毅然白兩院釋之其理冤釋滯不避嫌
忌皆此類也中丞若按部使者薦剡無慮數十上
丙辰進南戶部浙江司主事會推北新關者當代
司徒廉公材輒屬之時浙暴中倭商販不通意歲

額且誦公曰東南民力竭矣乃益務縱舍之聞者
輻湊歲終會計顧浮舊額者什三悉籍而上之事
竣還原職再期進員外郎尋陞南刑部廣東司郎
中大司寇白石蔡公一見語合有疑獄輒相咨議
從末減者居多已未冬考最階承德郎封父如其
官母吳妻彭俱安人明年以風霾大察中蜚語左
遷公六安州同知嘗署潁英霍州縣事政尚寬簡
隣郡縣聞之求理者趾相錯凡有守令缺卽曰安
得若公者而父母我也奉命覈前中丞某軍餉人

謂公且引避竟以實上時論壯之當道王公廷朱
公炳如尚公德恒亟稱公以首薦牘進懷慶府通
判以內艱歸服闋復除河南南衛輝府通判諸馬政
宿弊爲之一洗中丞朱公衡按部使者李公邦珍
問卿董公堯封交薦之庚午進池州府同知攝府
事更攝東流青陽二縣興革允當且廣厲諸生得
民與潁英霍同按部使者劉公世晉中丞張公佳
胤連䟽薦復進南刑部福建司郎中公再至卽不
無俛仰今昔之慨而於勤修職業者愈兢兢焉癸

西春 今上嗣位覃恩進階奉政大夫封父如其
官母吳安人配彭安人進宜人公故倦游會喪封
翁退意彌決服除懸車不肯起大司寇謝公登之
大司馬劉公體乾冢宰王公本固咸以未竟用惜
之或有趣之出者公曰嘻吾年未六十顛毛種種
矣奈何僕僕磬折諸貴人前耶課畊若讀是亦拙
者之爲政已歸而爲德於鄉者垂二十年誠心爲
質無少長貴賤靡不服之親故貧乏不能存者周
給之不厭居恒幅巾白恰手一編自娛意澹如也

生正德乙亥九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午四月三
日得壽八十配宜人彭先六年卒丈夫子六人時
茂國子生娶楊氏繼孫氏俱先卒時蕃舉人娶黃
氏時綦國子生娶蕭氏蚤卒時芳國子生娶喬氏
時薺縣諸生娶郝氏繼劉氏時藻縣諸生娶趙氏
女五人長歸縣諸生王九成先卒次歸玉田縣舉
人李充大次歸豐潤縣諸生谷應徵一許聘艾應
吉一許芮昌齡孫男三長弘猷縣諸生次弘胤時
芳出弘胤以公命後時茂次弘典時薺出曾孫一

興楨弘猷出嗚呼造化之理一洩而無餘者卒不可繼其含采鬱鬱者卒有時而吐乃其常也公以未老之年毅然自斷與千鈞之弩發而不中摧撞折牙以圖息機者同蓋位不盡酬才名不盡彰實而公之所未盡者有子若孫焉繩之則曷莫非公用耶是可銘銘曰

謁謁大夫崛起于燕有蔚其文有韡其賢奮跡鄉書甲第蟬連再入刑曹多所矜全璽書煌煌恩賁幽玄世好脂韋廉直棄捐大夫明哲奉裳而還仕

爲畏塗疇不謂然悠悠者流觸機而前如公勇退息影林泉且遊且嬉二十餘年壽開八袞無疾終天於人也畸其天者全史氏銘之瘞於墓田松檟蒼蒼公名永傳不弛不騫萬年之阡

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君卑姓諱似范字一衡父松坡公某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頃年八十奉特旨存問者也曾大父貴大父高皆以宮保公貴贈戶部尚書宮保公負大節爲三朝名卿配夫人邵舉三子伯士涯仲卽君季

士渙光祿署丞君性雋爽敦孝義事兩尊人篤至夔夔齋栗與昆弟友愛甚昵居恒自相師友卽墳奏而箠和不啻也起家貴介子而無他厚畜徒以廣置廢山燒地種木久之大竹長杉回合蔽虧而君遂以貲饒一時然不以恣已之爲而盡其贏爲賑卹交遊費盧鄭兩人君童子時師過其廬升堂展拜歲時必餽問以爲常見道殣者駐車立棺瘞之乃行有急難求假隨力以應未嘗避遊士至其家無不滿意去故飢者食病者藥而又助修黌宮

易民田廣其地捐三百金不惜也明興陳王兩公考古聖賢微言自得於心以警寤學者及其久也流風寢微至余師耿先生復大振曩在南都微池寧三郡尤盛宗之符卿潘去華其一也君嚴事以爲師會先生鄉人李君鳳采與君弟共學與者十人君有會於其言嘆曰學不可已也而僅僅數人何示人不廣耶於是爲創陵陽館盡招里中及他郡有志者與處或欲出山谷求師友君具資斧戒僮僕從吏其行而庶幾成之所謂耻獨爲君子者

非歟是時君名落公卿間藉甚楊少宰祝司諫蕭方伯崔大行謝計部翟學博君皆與往復朋友過從曲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窮遊縱觀杯行淋漓率爲人講說眉踈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相對忘疲大率尊禮其耆宿以覬進而感厲其少壯以就學數年之中爲會者徧三郡從遊者數百人朋簪四合聲流畿輔嗚呼盛矣君少爲博士弟子以任子恩入辟雍七試不售官保公強赴銓授督府都事使歸邵夫人病劇割股肉和糜以進率崔宜人

侍臥起無敢歸寢者三歲疾乃差官保公趣行單車以北晉督府經歷再晉戶部員外郎三典職壹意奉公不以秋毫自點時東宮婚禮費踰常格數十倍君以職事所關力爭之疏雖留中而尋獲減十一二自君始也以日夜念親不釋移疾歸歸踰年邵夫人疾大作日夜料理湯藥竟不起君神意俱盡哀慟累絕歛含之次宿疾發不自知踰二日覺痛甚則氣已脫不可爲矣臨絕無一語惟曰陵陽館諸君不可慢也一時知交多慟哭失聲旣久

語則涕下不自禁蓋君之所感者深矣配沈贈宜人繼崔封宜人以賢孝著成君之名蓋多其力云子三汝楠邑諸生次汝柱皆沈出相繼卒季汝榎側室朱出聘崔處士廷信女孫文煒聘施孝廉天性女君生嘉靖丁未八月十有一日卒萬曆庚子六月二十有三日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而余爲之銘曰

君一倡兮填如堵墻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道風煽兮十雨霜嗟若人兮孰可忘廣者地兮高彼蒼詔來禩兮靈勿爽

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

余先世莒之海曲人同里侍御陳君勗官京師余數過從咨山川人物因得其尊人昌黎公之爲人竊嚮徃之迨侍御秉憲中州過家觀省曾幾何時輒馳使計余并函所爲狀屬銘其墓門之石余曷能辭按狀公諱良輔字鳴治別號念齋世爲莒父人少鞠於伯父前是公父易篲時公生五齡耳乃摩其頂曰續吾宗祊仗此兒矣幸成長能無墮青

箱業乎公感泣若成人然髻鬣時屬文間出奇語爲先輩所賞雖家貧甚至裘飪不給誦讀不爲輟弱冠補州學博士弟子茹荼績學文日益有名先後督學使者虞坡楊公江峰呂公咸歎其閎博非曹耦所能儷也嘉靖丙午領山東鄉薦七上春官不售歲乙丑謁選分符真定之靈壽縣至則約已惠民所爲拊循者不遺餘力一時編戶如登春臺而邇慈母者當道僉以上考註之丙寅調昌黎公治昌黎與靈壽同縣治南臨海岸雖屬邊徼不數

中虜屬秋至城水漲城北方圯版築欲興而虜倏至公登城瞻望遍山盈野若蟻附然有周生者挈家闖門投北山而去且揚言曰此危城足支虜乎坐是繼往者趾相錯於路公怒馬出亟止而諭之曰城北雖稍圯吾有筴可當長城也人心始稍定城之罅盡索巨木抵之設旗幟部分居人以守獨北城無敢往者公率百人身當之頃之虜薄城下連攻三晝夜不休獨北城疑有備不敢近越十二日虜攻愈急公厲氣巡城大呼曰吾輩當以死拒

賊城全爲功臣城不全爲烈士奈何坐自斃乎聞者感泣自奮是日自卯至午急攻不下守者矢石交下虜中傷者甚多尋自引去凡避山谷者百靡一脫而城中億萬生靈藉以全活於公論功行賞當何如者顧偵者不解公出城諭留居民而謬謂公懷印綬爲引避計巡關使者竟以是論罷之公不屑意也公歸旣久屬今 上壬辰侍御自家入內臺以公禦虜事備爲疏欲聞之朝公特之曰吾居恒不求知且事三十年往矣卽 主上憐而白

之欲何爲第汝直道匡時如古埋輪折檻者之爲吾願足矣侍御乃止昌黎士民顧時時思公不置祀之名宦祠已又請於令馮鳩工庀材創專祠肖公而尸祝之祠成鮐背兒齒不期而集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也低徊流涕而不忍去者累日嗟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哉公自巖居與朋儕道古彈碁餞送日月力田有餘積散之貧交疏昆季一時待之舉火者甚衆他如修城郭構橋梁與婚葬不能舉者不恤資給里中歲累稜死者藏生者粥藉

公力居多卒之日無遠近䟽戚來奔走哭奠其爲德於鄉者可知已公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元配段婦道甚修事伯舅若母無異所親歲時采瀘藻羞祭祀篝燈和丸課諸子讀以共成公之家教爲有助焉先公若干年卒公以侍御令襄陵最階文林郎段贈太孺人至是合墓於西郊之原禮也丈夫子三曰勗卽侍御君娶蔣贈孺人繼李封孺人曰勸曰助州學生勸娶劉蚤卒助娶左孫六元胤元受元敬

元度元賓元復胤受州學生勗出度賓勸出復助出嗚呼公之仕也閱兩邑而未究其用保危城而不居其功慶源福澤漚而沾漑後人廼侍御風裁嶽嶽目無強禦直道匡時之說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公之庭訓猶廩廩真可銘哉銘曰

有偉者公翩翩鳳姿兩試巖邑頓起瘡痍虜薄昌黎害氣亘彌長蛇封豕踊躍以闕梯衝外舞缶穴中虧屹屹孤城獨捍其危伊誰之功而以咎歸儷德有婦宜於室家外內肅雝曾不怨嗟亦有長公

維 天子使公曰往哉直道以事神鯨晨馳禍鴟
宵逝父能抗賊子亦忤權身雖蹙退名不可鐫埋
玉有期銘詩無射云胡不怡以永窀穸

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

嗚呼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
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
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
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勸
時出酒葢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

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
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
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
而先生且不待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事親孝與
二弟友外和怡而內謹立一切俛仰脂韋以投世
好非獨不爲亦不知也故人目先生簡亢先生寔
不然方令松陽也勤卹民隱抉其大蠹抑豪強扶
尪弱諸武健者人人自危且以失上官意調去其
爲博士也直指使者屬秉文衡先生慨然曰吾安

取提空名攫金幣爲使者大恚以勢恫喝之先生
卒不應雖莫可誰何然竟以是側目先生矣居久
之稍遷漳州府別駕時倭夷首禍海波數驚人或不
敢往且以尼先生先生曰聞仕有擇人無擇地
卽吾不往誰當往者卒之軍興不乏海寇盡殲先
生與有力焉亡何苦痰眩作歸計遂決兩臺若監
司共惜之不能留也歸之日圖書外無一長物田
廬蕭然一如疇昔居恒不以一赫蹠致公庭角巾
野服與緇流墨士相吟嘯時時泛扁舟過長橋酣

暢自適有欲談世故者輒以大白浮之迄不得關
說而止嗚呼此豈所謂好行其志者非耶先生心
可信於門人世儒而不能不忤於大吏政足行于
窮欄蔀屋而不能不躋于通顯豈其豐於性而嗇
于命者然乎乃智故莫緇歡戚不入得以備醇白
而全天年蓋造物者之厚先生有不在彼而在此
也先生諱銑字重之別號春沂生弘治甲子八月
七日卒萬曆庚寅九月十有九日舉嘉靖庚子鄉
試享年八十有七配費孺人先八歲卒子四葵臣

所賞齋 卷二十九 三
蓋臣恭臣華臣葵臣華臣邑諸生女二長適嘉善
陸萬年太學生次適顧一鳳府學生孫十人曾孫
三人歲壬辰十二月廿有八日將謀葬先生于僻
山之原先是華臣過金陵以墓門之石見委余徘徊
今昔而重有感也乃灑淚爲銘銘曰

王氏之先自蜀來蘇卜築僊里崛起以儒先生及
弟爲兩別駕閩漳粵韶聲寔相亞三異齊軌一經
爲師推心俊造稽顙耄倪自適則愉違俗匪病扁
舟歸來魚鳥翔泳壁山峩峩雲樹蒼茫刊碑撰德

千秋永藏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贈太保謚襄毅王公墓志銘

代許師作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
哉漢文帝繕邊備遴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
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
朝自二祖汛埽乾坤威被胡虜疆場宴如者垂
百年而已已庚戌虜闌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
之莫能任者至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

喁喁向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
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那吉之歸也公謂制虜之
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
屬夷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
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
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
以聞 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
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
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

狀丐余爲志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
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
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
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
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
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
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巳未改鄜延兵
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
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莊皇帝改

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亾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
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
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
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
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勛名炳
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
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

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
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
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略僂其魁數十人賊鋒
爲挫蓋公之戰功嶄嶄露鋒鏗始此在常鎮創海
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
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虜寇
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
餘人虜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
救之先後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

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
而套虜蕃夷不一撈刈不足令震駭遂䟽請旗牌
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虜
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尙董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
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
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
兩省兵平之凡斬首虜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
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
啻二之而宣大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

虜酋之雄黠者也諸虜曰老把都兒曰永邵卜曰
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
畔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
亾命數萬號曰板升導虜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
請降公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閩帥厚鞠之而
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虜嚮導習虜虜厭戰
卽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虜款塞未有
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

揮請卽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
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於是俺答
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
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馬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
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稍稍引退公卽
縱兵尾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
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
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
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

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纓纓佩印綬帶金瑩然
洋洋無歸意公指謂虜使曰此凡上物也 聖天
子寬之若此此不足購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畔
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
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外藩公得請于朝虜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旣
獻俘 闕下因受 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
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
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

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 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 上許可其夏降赦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 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羸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 上大說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置

之衽席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嘆喑謂犬羊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心公嘆曰吾卽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劃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 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迄于今邊鄙不聳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繇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

戰而可撫者公之制夷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
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禽可縱而
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實欲
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
而間謀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
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
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
已公旣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傳御史應楨封事侵
故相江陵 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

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
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繫名王而不能討
城狐之慝信乎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
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 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
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 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
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
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
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
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

夫若米瞻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
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
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
四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
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
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
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
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

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
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
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
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
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嚮往之而其
數歷中外也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
禁慎讞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
居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

所賞齋
卷二十九
三
掇其大者爲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啓祚蒲坂開屯猗與少
保爲世宗臣方叔壯猶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鍾
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毗上略公在邊隅山
有猛獸庭無猘偷天兵電埽月陳風驅乃繕亭垣
乃開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贊一
畫牛方戀犢蛇亦銜仁戢彼左衽歸我中行冀恢
王略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騁裏雲騰旃
裘麕至仰迂漢筴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

歷祀二十鳴鏑無驚豈惟鼎石亦曰干城公旣趣
朝星辰劍履正色侃言熏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
遐舉 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壘墨先溫
大星忽隕箕尾誰捫華夷軫慟河山改色冢賜連
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

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
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綰帶交迨今三

十年如一日也公既致身通顯而諸子復饒辭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袵而起爲留都勝事可旦暮俟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歿於寶慶之官舍子起元扶櫬南歸謀葬公某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尚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亾所中

屬秋慮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尚書囚何以當醜屬公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狀詞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公謝不往于是有襄陽之命時值旱飢疫並作死者以谷量公下車首議賑卹民乃大懼澍雨如注飢者食疫者瘳四方聞襄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十萬人公爲設糜五父之衢所全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

徒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山積公目不再過批決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巧猾者不得譸張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奸民以襄國君爲社有司捕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數戒舍人兒母藪逋逃千良二千石奸民繇是愈益衰公自居比部明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母敢及門者蓋公所衽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移牒條教務緣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亾不

人人誦說公矣會戍卒譟鄖陽羣毆監司開府不能制郡洶洶虞有脫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義襄與鄖風馬牛不相及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緩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爲聞者帖然亡譁已奉詔逮首惡泣殺于襄郡中復洶洶爭傳逆黨且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得免爲幸他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已爾頃之卒如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紹先是歲侵餉絀部卒嘖嘖如鄖陽公

鑒前事亟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之部卒感德靡不願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攘其貲以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善而掩其過襄守備不職直指使者有意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非大有穢跡不謂

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襄司理以穢著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摭舊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公聞報亟解組歸兩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橐中裝以行公卻不納董太史送公江許泣曰吾不悉使君治襄而悉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挂吏議黜幽之謂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楚直指使者亦知爲司理所蠱按其穢狀下之吏於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都下太宰輒調公寶慶公趨趨

不欲行以余勸駕而往公至屬歲飢壹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牘上使者王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繫一或註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嘆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上世居吳崑山姓顧氏大父少孤育于張從徙金陵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

張氏子婁亡其貲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伯父老而貧公損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維德毅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卽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汝紹郡諸生娶金孝廉昂女汝朴娶金少府女汝懋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朱太學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毓崑紹出聘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

或刻情修容依倚道稅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
中斬然無贏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
動依長厚卽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
盡者橐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
銘曰

維顧之先受姓于已儷陸妃吳姑蘇趾美或亡或
微歷襁者千翳國之初從張以遷誰高其門寔自
公躬楚麾粵節蔚有民功乃復其始以報于宗厥
宗有光亦既有子翠竹孔鸞寔取寔似吉十之從

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藏

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
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卹
典應 上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
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於是公子邦富等
排纂公事行來乞余銘按狀公諱鳳字德輝別號
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
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

軍後衛六傳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帑金癸丑徙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叅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來也公以所

部寡坐無功召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卽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滸嶼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溺水死者無筭己未戰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筭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鬪海洋直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摧敗震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

謂公斬首虜多當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 賜金尋奉表入賀再乞歸

辛未復起浙闈壬申晉徐宿歸德叅將亾何徙守蘇松會 今上踐阼念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

用司馬譚公薦召爲後府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重矣公感知遇奮曰

吾職備彈壓安得以獄市解而酣寢輦轂下邪乃

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 報可當是時所揆剔隱弊非一於 掖門左歲譏防尤甚貂璫貴戚多

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召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悅陰訶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 廷

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踰艾名聲藉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

矣曩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邪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

里以詩酒禪誦自娛消搖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

捐館舍蓋春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避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鈴而以詩禮爲干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明主黃金 璽書之褒且數十下其歿也猶徼 恩卹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有始有卒者哉配楊氏贈夫人先五十一年卒繼配趙氏封夫人後公一年卒子邦憲娶徐氏湖廣鄖襄叅將先卒楊出邦富娶張氏繼劉氏邦定娶黃氏俱諸生趙出女

四壻文應詔徐大賓金時宜解懋卿孫心裕心祚心禛俱諸生憲出心祐富出心祖心祺定出以巳亥九月某日偕趙夫人合葬孝義村龍山之原銘曰皇矣在宥有鈇孔赫曰予耆之師武臣力公起巍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斟天河 帝錫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如秋凜歸燠冬陽勲何爛焉於律迺臧 帝曰懷哉汝瘁於職惟時輦轂是拊是飭公扣 九閭冀閔若私靡欲弗從衮衣東歸大星殞精驥裏却步峨峨龍山有鬱

其墓豐碑大隧寔象祁連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

君李姓諱應時字維中先世浙黃巖縣人洪武初名轉者隸籍水軍右衛始爲金陵人轉生通通生榮榮生銳銳生柳泉公賢配令人阮而生君爲人明睿而醇謹髫年出入無忤視余兄伯賢先生方遘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蘄然擇地而蹈大都壹稟余兄教指當是時於舉業外史傳雜記汎覽精研同輩者畏其苦刻久之

念家政浩穰老人難獨任乃入貲爲太學生而以身肩之卽周旋埃霧中風素不群少年負俗者覩其檢押往往色沮去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相近也父母病君不解衣而侍者幾而月夜輒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至宅兆祠宇靡不殫力爲之處同氣怡怡無間言卽漢姜肱所篤兄弟者不啻也急人之難甚於在己宗族之貧者時割所有予之有所施責子母錢不盡酬不問甚者燬券而他助之此又與古之麥舟之贈略相似也君旣負雋才諳世

所賞齋 卷二十九 三三
故爲人排難解禁所至悅服內而昆弟外而姻戚
若鄉黨以疑事來者必爲之畫每至於族躊躇四
顧寢不能寐必求無憾也而後卽安故一時疏戚
無不倚辦於君其大者如大馬快船爲京師重役
人當之家且立碎君與一二有識陰計之爲不惜
重貲以購然謹厚甚閔不以告人迨今二役竝蠲
臥者帖席不知其始皆君本謀也嗟乎世之居位
處軸者欲甦民之困在一舉手耳而無君之心且
無君之才乃有其心與其才如君者又阨於無位

而不得試其可悲也已君於古敦彝法書名畫特
精賞鑒中以疾棄去留意養生術頃之余與論竺
乾之宗復盡棄其舊而學焉一月之中茹素者半
駸駸乎五衍之軾可憑八正之門將入矣藉第令
天假以年其坐進此道奚疑而竟齋志以歿惜哉
君生嘉靖丁巳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戊戌八月
三日年僅四十有二元配卽余兄靈山令伯賢先
生女早卒繼司徒交石吳公孫女再繼戚畹永山
王公女子一之英娶京兆諸生魏文龍女卜以歲

十二月二十七日葬金陵鄉祖塋之次先期之英
手次君事行而屬余爲銘余觀古之砥行立名者
不少矣而類多有意爲之君之馴行殆天所篤生
庶幾傳所稱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者而流風醞藻
又足以文之是與古銘法應矣乃爲銘銘曰

衍厥後能拓其有匪特以守示厥詒大爲之基復
培以菑其歿寧其藏孔固我爲銘之維兄子之故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九

